



瑞葉山房藥鈔

十六

增 4
395
16

十六



門 1 4
號
卷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
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
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
得衢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

人語不可輕改先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

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瘠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

義亭林似

漢書注

漢書敘例顏師古誤其所列姓氏鄧展文類下並云魏建

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據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

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

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

以戲為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

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頗說非是羽

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

解戲為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

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為危者亦當也左傳

字案本書上下遣諸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

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

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是也劉攽改義為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都作

也也父是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土而祠八神也

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為祭

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

皆搜索奸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原進卽粟當賦漢時田租本

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

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

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

石慮儲侍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

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

己二官爾

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

車師傳置戊己

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瓠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瓠卽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瓠侯國師古曰瓠卽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瓠講侯杆者師古曰瓠狐同河東郡下作瓠講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
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
霸產豐滂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
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
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
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
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
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八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
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
為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

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一姓繁師
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
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
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
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
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為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
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音伯呂向音
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凡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
字注曰音蒲波切姓也又
音煩 此字或作繁玉篇
擊字亦音步波步舟二切
律歷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

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國亡損瘠者瘠古斲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斲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士恭傳斲斲過禮大戴禮羸醜以瘠皆是瘠字則此瘠乃斲字之誤當從孟康之

說原注蘇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水文錢布自是一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寸五分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曰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鶩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壑原注野同雉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

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雉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

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

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東

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原注魯

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賣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

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邳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

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為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

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公子時此劉向談說班史因之不

必曲為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翬字注云角一

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苟况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

不避嫌名苟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凡事

之半日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饋之畢史記何渠書中作而覺謂上之半也呂氏春秋

中關原注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

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原注司馬州如

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恠一貫高為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為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頴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

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往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修梁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

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孳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

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

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

讎也鄭德曰相應為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

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權夫頗

不讎

趙充國傳徵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

人皆欲為之師古注以徵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

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

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益西京時已有

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即位以太傅趙喜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

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

釋此文而以哲為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

被發掘為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

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

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考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
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
也在鄒詩曰既考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益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
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
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鄆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
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桑之詩師古注誤以爲

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宜以禹爲
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
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
如此傳解詡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
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
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

寶刀也原注傳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嘗亦次之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前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有箭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憤之君憤如左傳張脈憤興之憤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軍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八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

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堯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隆漢故以為王號非也西域傳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日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

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眾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

姬故以為非正嫡所生如以熒子為側室不當復云之子竊謂隨文為解難以一律左傳以杜說為是漢書以顏說為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為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承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王氏曰蓋廟中之室

亦東向為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
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
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
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
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還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駟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
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賂賣人口律罪之重其

法也惠氏曰盜律曰畧人畧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
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爲漢律篇有賣

入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
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
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
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
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
本誤作

修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

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

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

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

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

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為親近之

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

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

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

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

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日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

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為婦人審矣

郎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

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

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

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馬均注云祝詛也
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
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

謂以意奏示霸也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吏何乃仁恕為

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畧其文耳視字仍當為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為常山關長曾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

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

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

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為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

國君舍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汗案收汗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與國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

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

序王莽亦自以為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

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

又黨銅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
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

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敘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人待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如多謝者非一言之何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詔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雞
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八月敵可摧是用
北齊書朱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
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
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
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
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
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
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讖
文豈可以入詩乎葉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
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構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覽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
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
爲邊害平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
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
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
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旣破之後突
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
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積
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
頡利滅李靖徒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

眾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
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
宗爲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
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
歸道傳默啜奏請大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
同紇傳遣使北收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
單于兵馬倉糧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
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
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
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臯詩題曰送部
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
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顥赴齊州詩徐關東
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鞍
齊侯自徐關八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
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
星也
往者災猶隆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摩安率土蕩滌
撫洪鑪謂元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
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
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

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占記有此
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爲屏而刻
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雁亦
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
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
嘗得波斯草馬放八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
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
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
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元宗初卽位牧馬有
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
順副之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
是上加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
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
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
籤柯合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八牀下合孫手牽出之
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

手或聚徒眾

大雲寺贊公房詩折折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以江總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

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詠孔中丞侯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面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己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嘗時魚有云管甯紗帽淨

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而已匪稱之
原注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
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
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
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做車羸馬之意後
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
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
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席豫高都
公揚府君碑銘曰

解牙之角初見觸邪
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

今獲鹿縣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

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

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合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為濮

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

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為證按冊府

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為皇帝舅開元二十一

年從公主言樹碑于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

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為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

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

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八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

野曰漢穎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

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

而此詩以為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雕題

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

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

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閣立本

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

與召立本合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

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

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

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為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

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

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

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

範小字非奴也

原注又如上地率寺詩何容好不
忘當是周容見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
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
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八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

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

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闈出總

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

府君誄頻繁幃帳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

原注唯費禕山
後人減筆書爾錢氏曰頻煩漢人語蜀志晉書及庾亮皆
仍用之史通書志篇煩煩互出雜說篇詔策煩煩皆取煩
仍之義亦作頻繁雙聲字繁煩
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

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繡靡而

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

是川介之推八緜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

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鬪訟兵陳

耆舊挹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

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

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
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歡曳
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隱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
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
棗修女贖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
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
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
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

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竝無金陵卽

令秘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
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
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
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
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
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
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
瓜州蓋必鄭審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
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暉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毹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庖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人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裨闔篇裨擺古今字通

吳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王暉傳暉孫之芳幼有合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遭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

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栢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雞子者每人令出一雞子也胡氏未注

幾能令減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為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注延廣史

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二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延姓岑名

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收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

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

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為愛憎所白原注語出吳書注曰讒佞之人有

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

竝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

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

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

日釋二十七
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矣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右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詩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

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泮水遣王廣之將而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泮水即巨泮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泮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泮泮水膠州志曰泮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嶺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將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為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見前卷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為定陽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揚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為定揚天子郭子初為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護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護葬文

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其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

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謹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

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錢氏曰攷孟洸任期云迴波爾時在期洸向微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考老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為據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媯檀為一道瀛莫為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

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
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于幽薊之間而
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畧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
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
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
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不敢稱帝者旁
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曰皇后者其志也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温注漢書地理志琅邪
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
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眾所推而卽帝位也
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
改作合兄者非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摯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

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

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

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

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地
 拜手稽首禮曰稽首頓首據地不加諸地以稽留其
 故曰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而叩諸地
 然四日振動兩手相擊而後稽留所謂空者降拜以
 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者降拜以受賜
 天子傳賜許男駿馬十許男降拜空者降拜以受賜
 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降稽留其首
 然降階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蓋降稽留其首
 慶賀此四者皆下之於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
 敬于臣之甚者皆下之於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
 荀子曰平衡曰拜也頓首於地而稽留之曰稽禮也
 地無容而拜也頓首於地而稽留之曰稽禮也
 拜也八曰自稽首也故曰介者不拜也
 地曰手拜自稽首也故曰介者不拜也
 雖君賜無手拜也故曰介者不拜也
 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拜極矣奇拜衰拜以多

寡為重七者蓋兼得名之鄭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為吉拜
 皆拜而後稽顙為凶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為父母長子
 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為父母長子
 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者乃為凶拜
 則人皆識之矣孔子曰則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
 手交為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其至者矣古人必
 成拜者其拜也曰伏焉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以左
 左掌交其上也曰伏焉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以左
 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以左
 頓首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
 之甚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
 曰稽顙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以右掌據地
 先拜稽顙者後拜稽顙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
 賓故拜則後稽顙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
 禮而後拜其至也則首至地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
 也士喪禮曰有後稽顙謂之變禮用凶稽顙而後稽顙
 者不知禮後人有後稽顙謂之變禮用凶稽顙而後稽顙
 成以先稽顙者釋之變禮用凶稽顙而後稽顙
 衰禮而為般禮引釋之變禮用凶稽顙而後稽顙
 得云吉所云吉拜者賈疏引釋之變禮用凶稽顙而後稽顙

他如舅姑之主婦喪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
手之左右者以別之但別以手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
原拜義字從兩手凡拜皆主手大視之奇拜也虞拜以拜
正即尚書之拜玉藻之據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
異尚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顙皆拜時有為
而首至地各異而別空首則更以立而俯下手不至地
為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不至地
而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引
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引
首叩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引
額而不拜曰稽顙矣而曰不拜九拜主手之確證太祝
注引尚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施于事變
稽首稽顙皆誤認為正言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施于事變
不常若後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之意或乃謂恪恭之極
如聘賓三退負序之屬不拜而致敬更甚于拜夫既云不
拜即敬甚于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而拜夫既云不
是更不問拜義所主此不可以稽首稽顙為一拜再作空首
當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再作
稽首一拜也至吳功清又混稽首稽顙為一拜再作空首
易首字為類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
拜為稽顙而後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

孟子之文偶有例順闕百詩據康成占引拜之注幼清稽
顙即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為凶拜後稽首者為吉拜
且勿論抑子思當曰不受矣嗚呼以閻氏讀書有誤不辨
此情事耶闕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
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
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
禮古之揖身微俯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至肅使者杜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有矣甲首將為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其肢體而
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
稔而巳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
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凌學博
曰空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則
拜儀禮疏云空首郭注空首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穆天子
氏儀禮疏云空首郭注空首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穆天子
矣振動即喪禮而後踊也振動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
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振動也稽首成踊非君之弔禮同杜
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杜

子春日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交勵
之禮其義甚明借先後鄭之失其解也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
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
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
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
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
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
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

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

趙氏曰如李涪說是唐人郊廟尙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

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

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

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

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偽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人于書間間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

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

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

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

為二十四而笞極人亦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

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原注漢書注如滂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

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

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原注皆侍以賓

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為長跪矣史記范睢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甯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下

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窳漢書蘇武傳繫地為坎置熅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庾信小園賦管甯蒙林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眼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為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温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

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箭闕憲副閱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合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褻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褻用金彩膝襪髻高寸

餘正德間衣衫漸大曩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曩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曆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曆初庶民穿脰靴儒生穿雙脰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脰邊雲頭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與阜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曆間遼東興治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袂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袂楚懈反廣雅梢結袂謂之積袂一曰禮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袂袂又曰袂袂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軍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軍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袴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

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纁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袂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袂岳珂程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袂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袂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為第二條

行勝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寫注同亦作偃禮記偃屨著綦釋名偃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勝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勝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為兵作絳衣行勝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合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勝釘鞵更鞞

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為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鞵既解鞵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為詠今之村民往往行勝而不鞵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為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自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

志元帝時即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

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

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

樂府也

寺閻氏曰馬援傳曉狹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台揚著碑驛榮投散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

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闈寺詩之

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

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圍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

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

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

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

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

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

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帳傳父為縣吏得罪於合坂年十

一常備伏寺門吳志凌統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

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

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

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

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

以為浮屠之居即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

也元時為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

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

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

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
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
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
當稱省汝成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
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
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
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為北京後又置交趾貴州布政使
司宣宗三年罷交趾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為十三布政
使司攷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
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
也先生作肇域志數交趾稱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
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朝為承宣布
政使司者十九日直隸曰江甯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
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
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甯布政使司乾隆二
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甯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
探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釋脫袴纏禪而縛宋劉道錫為
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劭仁之監作晉陽城杖
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
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為幽州總管
元囡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
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虜
得一據一糶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
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
尉以上即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曰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

免捶楚塵埃間

原注通鑑注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

然則唐之判司簿尉

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

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

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

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

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即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

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

孫泚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為觀察自刺史六品

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

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

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即官

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干杖南

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

琛乃密啟曰即有杖起自後漢爾時即官位卑親主文案

與令吏不異故則三十五人令吏二十人士人多恥為此

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

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間曰自過江來吏部又近於

尚書郎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

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

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

未施行自奉赦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
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
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
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
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

也

原注南史孔覲傳為御史中丞
勸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
十梁書江革傳弟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
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

中之法

枕統大明中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
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
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
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為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胡士
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割斷有失輒加撻楚而
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
王澄唐龜之以錄尚書而撻撻胡士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

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杆
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璧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
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
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
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文陸
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元伯尤善行押
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
敦苦其難署改各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
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
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

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
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
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
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
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
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
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
或只用押字與各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
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不知南
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
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羗維寇隴右時
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
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
勸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
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
按鳴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為押已見於三國時
矣原注南北朝
調之書款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
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
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
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
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
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關氏曰
樵制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
知制誥日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
云是邸報字亦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
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可醴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
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
王而天不酒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
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
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
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鄩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
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權酷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酷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
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為利國
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困學紀聞謂權酷
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

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酷酒戶隨月納稅
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各禁而實許之酷意
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
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
燾奏謂設法勸飲以飲民財周輝雜志以為惟恐其飲不
多而課不羨此權酷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縉而亦無
禁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
之統猶酒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陳通
政曰孫公嘉淦以高粱祗堪供造酒之用推論禁止之弊
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
其效則家有蓋藏巷無羣飲豈非為治者至願所慮者在
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

患而但以爲大欲
所在日用之常也

邠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怡蜀
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
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
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
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
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鬻不
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
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

此卽治國何難哉

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
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酷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
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
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
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酒
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
徐尚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
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歿於酒而不
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
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

飲頃者米醪不足而州酒興焉則真變而為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原注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竝坐搏拚免為城旦原注黃龜傳拚家搏拚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為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拚意錢之屬也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皆戲而拚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為員外郎十

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賊不滿五十員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閭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為晉名臣唐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各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

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
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
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博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
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即才也卒用之而敗國宗
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
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
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
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救贖銅四十斤遺之宋制之嚴如
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博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國戲耳近
日士大夫多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為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寅與羣臣為葉格戲解曰

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原注按應歷十九年為宋
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

先有此戲不
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為小哥等所弑君臣為
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
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

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

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侯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
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
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
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
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
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
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
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
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
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
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
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
四絹六羅二夏布六丈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
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
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
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
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
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
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
日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貨於人則他日不
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旣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

宜依例給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原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基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湏酒色恣爲豪侈債積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基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

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貨歲久惟子本相俸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諡曰戾侯後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尙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冬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諡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

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元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尙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

非禮制而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

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

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

漢人之成法所以防蚤緣清輦轂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

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通事不敢引對畱于

閤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

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八終

